



# 天 魔 女

台湾  
卧龙生著

大白文艺出版社

# 天魔女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## 内容提要

神秘莫测的江湖、武林……

玄之又玄的“圣水”交易……

天下最大的武林秘密组织阴阳堡，花四十五万两白银，买来两桶“圣水”，引得江湖一流高手竞相争夺，纷纷殒命。

“圣水”是什么？它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魔力？

翻开此书，你会看到：碧水画舫之上，两位绝色美女，和一位风流倜傥的少年侠客，看似男欢女爱，其实各含心机。第一堡中，多情少女、温柔靓姊，竟是追命无常。昔日采花浪子，今日立地成佛。当代武林盟主，妄图霜统江湖。为此，展开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大厮杀，其中情仇交错、爱恨交织，有激烈的善恶冲突，也有诗情画意的儿女情长，有扣人心弦的步步杀机，也有秀丽迷人的水乡景色……透过扑朔迷离的云雾，可以使你一睹江湖儿女的风采、武林的内幕，人生的真谛……

苟合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听起来，好像是十分动人。不过，我不是三岁孩子。”

荷月道：“我说得很认真，信不信在你了。”

苟合突然笑一笑，道：“好吧！现在，你们姐妹准备怎么办？”

荷月道：“小妹的意思是，苟兄现在可以回去了。”

苟合道：“对！无已交出了解药，留在这里，也是无味得很。”

荷月道：“你终于想明白了。”

苟合道：“只可惜，我的小船不见了。”

荷月道：“你如果想要一只小船，我们应该给你想想办法。”

苟合道：“那很好，如若你姑娘真能给在下找一只船，我想立刻可以走了。”

荷月道：“好！你休息片刻。二妹，去替苟兄找一只小船。”

白兰应了一声，道：“好！小妹这就去找。”

出舱一瞥，立刻回来，笑一笑道：“苟兄，那艘船只不过向后飘了一点，苟兄只要稍微用一点心，就可以看到了。”

苟合道：“在下实在太大意了一些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现在，可以把仇三元交给我了。”

荷月道：“好！你过去带走吧！”

苟合向前走了两步，突然又停了下来，道：“我看，这件事，还是缓一缓吧。”

转身向外行去。

但闻橹声歇乃，小船划水而去。

仇三元忽然挺身而出，笑道：“荷月姑娘，处理的高明至极。”

荷月笑一笑，道：“仇兄夸奖了。”

仇三元笑道：“这一次，在下也算是见识过贵姐妹的手段了。”

荷月道：“你看，他回去之后，是个什么样子？”

仇三元道：“这个人很有城府，而且，能屈能伸，我相信，他回去会有一番交代。”

荷月点点头，道：“反正，我们的目的，只是希望找出他们的藏身之地。”

仇三元点点头，道：“荷月，我们如不先动手，明天，事情可能就会有些变化了。”

白兰道：“什么变化？”

仇三元道：“什么变化在下无法断言，不过，我不动，敌必动。”

荷月道：“那你准备怎么打算？”

仇三元道：“目下？希望能先找出他们的存身之地，查出他们的实力，然后，再决定对付他们的办法。”

兰白道：“仇少侠，都安排好了么。”

仇三元道：“安排好了。”

兰白道：“这么看来，阴阳堡是一个很有效率的组合。”

仇三元道：“是，贵姐妹若有意进入阴阳堡，在下倒可以代为引荐。”

荷月道：“算啦！反正，我们也活不了几天啦，用不着再

麻烦你了。”

仇三元道：“可惜，在下无法见到敝堡主，如若他在此地，必有解救贵姐妹的办法。”

突然挺身而出，抓起长剑，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“胡玉砚。”

仇三元一怔，道：“是胡兄。”

白兰亮出了鸦口刀。

胡玉砚低声笑道：“兄弟没有打搅三位吧？”

仇三元已迎了出去，道：“胡兄快请进来。”

胡玉砚缓步入舱，四顾了一眼，拱手笑道：“这两位姑娘，就是名动江湖的荷玉双姝了？”

仇三元道：“不错。”

对胡玉砚这个名字，荷玉双姝并不太熟。两人只是望着胡玉砚微笑。

仇三元笑一笑道：“胡兄，就是大名鼎鼎的金剑飞轮。”

对金剑飞轮，荷月双姝是久闻其名了，齐齐躬身，道：“幸会胡兄。”

胡玉砚笑一笑，道：“兄弟早已到了，听马峰告诉我，你们已放线钓鱼，不便过来惊扰，适才见小舟已去，才冒昧造访，如惊扰到好梦，那就十分抱歉。”

白兰脸一红，道：“我们一直坐着议事。”

胡玉砚点点头，道：“仇兄，实因要事紧急，不便延误，才在深夜中不速而至。”

仇三元道：“这一点，兄弟也想得到，荷玉双姝此番和兄弟合作，倒是一片真情，胡兄有什么事，尽管请说。”

胡玉砚道：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仇兄的行踪，早已被

人盯上了。”

仇三元道：“有这等事，兄弟已经相当小心了。”

胡玉砚道：“唉！咱们的敌手太强，自然不能怪仇兄了，幸好堡主早有准备，兄弟奉命赶来，果然发觉了敌人已有布署。”

荷月点点头，道：“我说呢，他们把我们两姐妹摆在这里，竟然一直不闻不问了。”

仇三元简略地说明了经过情形，道：“胡兄，可会查出了他们计划？”

胡玉砚道：“详细内情，无法了解，只能从他们的布署上，推断出一些他们的准备。”

仇三元道：“他们如何布署的？”

胡玉砚道：“四艘大船，停泊在七八里外，另有一十二艘小舟，分别盯在仇兄属下之船。”

仇三元道：“他们也扮成游湖的客人。”

胡玉砚道：“还有鱼舟，而且，他们布署很早，仇兄和属下一入太湖，他们就盯上了，不过，那四艘大船，日落之前，才急驰而来。”

仇三元点点头，道：“胡兄，对方究竟是何许人物？”

胡玉砚道：“当今武林之中，除了了一刀之外，还有什么人能有如此大的实力。”

仇三元道：“咱们既然身落陷阱，应如何应付？”

胡玉砚笑道：“仇兄放心，堡主布下了十二条疑兵之计，分散了他们很多实力，但他们集在泷湖这一股力量，似乎是不小。”

仇三元道：“咱们既然被围，恐怕是很难脱困而出了。”

胡玉砚点点头，道：“恐怕是难免一场激战，不过，决战的地方，咱们可以选择。”

仇三元道：“听胡兄口气，似乎是早已经胸有成竹了。”

胡玉砚道：“这也是堡主的安排……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东行十余里，有一小岛，名叫小乙山，浅滩平阔数十丈，是一处搏杀的好战场呢。”

仇三元道：“胡兄准备在那地方，和他们一决死战了。”

胡玉砚笑一笑，道：“堡主的令谕是，能够一举把敌人这股势力消灭，那是最好不过，如果敌势太强，不许咱们硬拼，总之是能战则战，不能战则走，以保存实力为上，先去布置一下，仇兄也该下令马峰，要他们通令贵属，向小乙山会合，小乙山北面是一片芦苇林，为崖突起，西南处，一片平坦，仇兄如何调配，悉听尊便，兄弟先走一步了。”

荷月道：“胡兄，连杯茶也不喝么？”+胡砚道：“时间不多，不敢有劳，欢迎贵姐妹和仇兄同往。”

荷月道：“一则，我们已无处可去，二则，我们已没有几天好活，自当追随仇兄，略尽棉力。”

胡玉砚道：“好，咱们等一会儿见。”

双肩一晃，人已穿出舱外。

只见他在甲板上略一借力，返向外湖中射去。

原来，他乘来梭形快舟，停在两丈以上，虽然夜色沉沉，仍然飞跃登舟，只听木桨拨水，小舟已如飞而去。

仇三元行出舱门，小舟已到了五丈之外。

但画舫的旁侧，另外停着一艘小船，马峰、常扬，正肃立候命。

仇三元道：“立刻传令，所有的人手，集中向小乙山。”



马峰一躬身，道：“属下立刻传令，剑使是否要回船上。”

仇三元道：“不用了，这艘画舫，最引他们注意，我就在这艘船上吧！”

马峰轻轻一跃，飞上画舫甲板，道：“常兄去传剑使令谕，我留此伺候剑使，最好，再派两个擅于操舟的人来。”

常扬点点头，飞舟而去。

荷月双姝看得怔住了。

她们第一次见到了一个江湖组合的行动，如此的严密、迅速。

不过一顿饭工夫，常扬的快舟又驰近画舫，两个精壮黑衣大汉，登上了甲板，一躬身，道：“属下杨仪、巩孝，见过剑使。”

仇三元道：“不用多礼，两位请入舱中坐吧！”

杨仪、巩孝，口中称谢，人却行向索舵，摇橹的船尾。

常扬道：“属下已传下剑使令谕，集中小乙山。”

仇三元道：“好！你乘大船，带他立刻启行，我和马峰断后。”

常扬道：“这个……”

仇三元一挥手，接道：“快些去吧！”

常扬道：“马峰，保护剑使。”

马峰点点头，道：“叫他们快一些。”

常扬应一声，掉舟而去。

莲花号豪华游船上，高挑起两盏灯号，首先起锚而行。

仇三元手中握着长剑，全神注视湖面。

他第一次，领导着属下对敌，不希望有什么损失，心中难免有些紧张。

眼看群船启行，排成一行疾驰，才吁一口气，道：“马峰，好像少了二艘游船。”

马峰道：“剑使明察，咱们一共九艘游船，两艘上的人手，已经集中在莲花号上，以增强莲花号上的实力。”

仇三元道：“调配的很好。”

这时，数百丈外，突然也亮起了灯号，四艘快舟，急驰追来。

仇三元道：“那些船，不是咱们的了？”

马峰道：“灯号不同。”

仇三元道：“好！驰过去，截查那四艘快舟。”

马峰低声说道：“剑使，你要统帅全局，不可涉险。”

仇三元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马峰，我觉着，这些朋友，既然跟着我，我应该照顾他们，也应该身先士卒。”

马峰似是还想说些什么？但却欲言又止。

仇三元道：“杨仪，巩孝，把船驰过去。”

杨仪应了一声，画舫突然向前飞驰而去。

这两个人操船的技术，高明的异常，而且臂力奇大，那画舫虽非小舟，但在两人合力操纵之下，仍然十分灵活。

画舫很快的拦在四艘快舟的前面。

马峰急行两步，挡在了仇三元的身前。

四艘小舟，行速极大，当先一艘，直向画舫撞了过来。

双方的操舟技术，都很熟练，就在双舟将要接触的一瞬间，小舟忽然一偏头，想从画舫的一侧滑过去。

但那画舫却似是有意的和小舟撞上，以大吃小，船尾急摆，横了过来。

蓬然一声大震，传入耳际。

物物相触。

但撞上的不是两艘船，而是巩孝抄起了画舫上的竹篙，猛力的点在了梭形小舟之上。

巩孝用力的奇猛，拍的一声，竹篙折断。

但那梭形快舟的船身，却被刺了一个大洞。

小船上操船人的技术，虽然高明，但也无法承受如此的重击。

不但小舟被撞破了，而且，整个的船也失去了控制，在水面打了两个旋转。

蓬然一声，另一艘梭形小舟，转弯不及，撞了上来。

但另外两艘快舟，却偏头滚过，仍然向前追去。

仇三元低声道：“拦住他们。”

飞身而起，落在小舟之上。

就在仇三元发动的同时，别处一条人影，却突然间疾如流星一般，也飞向另一艘小舟。

那是兰白。

仇三元双足一着甲板，右手一探，一股强大的掌力，劈了出去，击向一个摇橹的黑衣大汉。

那黑衣大汉就算不理睬也不行了，只好一扬右手，接下一掌。

仇三元全力发掌，那大汉被一掌逼下身子一晃，栽入了湖中。

画舫及时驰到，仇三元翻上落上画舫。

兰白也同时飞跃上画舫。

仇三元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兰白道：“快舟上只有一个人，被我杀了。”

荷月一掠鬓角，道：“船呢？”

兰白道：“船？什么船？”

荷月道：“那只小舟呀？没有人操舟了，漂走了么？应该敲沉啊？”

马峰接道：“姑娘不必耽心，水底下我们也有人，对方的无人小舟，我们会安排的。”

荷月看了看马峰，笑了笑，道：“仇少侠，他们都很会办事？”

仇三元笑道：“过奖了！”

画舫行驶甚速，眨眼之间，已驰出十丈有余，兰白回顾适才截舟之处，对方四艘小舟，早已没了踪影，忍不住笑道：“好快的动作，当真全都凿沉了？”

马峰道：“姑娘，小舟只沉了两只。”

兰白道：“两只么？还有那另外的两只呢？”

马峰道：“我们的人已经代替了对方的舟子了。”

兰白似是有些不信，看看仇三元，道：“仇少侠，你看到水面上有船么？”

仇三元举目四看，摇了摇头道：“没有。”

马峰道：“剑使，小舟上灯号已灭，距离已远，所以看不见了。”

兰白哦了一声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这时，湖面上除了阴阳堡船只的灯光之外，似乎再也瞧不到别的灯火了。

仇三元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，以刚才对方四艘快艇突然出现的情形而论，他们不会只派出四人四舟就此罢手，很显然，对方必然另有诡计。

马峰神情肃穆地站在仇三元身前，全神贯注的凝视着湖面上的一切动静，并且不时向巩孝、杨仪二人打着手势。

荷月和兰白仿佛有些耐不住这一阵子沉闷的压力，双双走到船尾，不时向来的路的水面张望。

沉寂的时光并不太久，画舫走了不到五里，湖面上忽然之间，亮起了一圈灯火。

这一圈灯光，远远看去，仿佛是一条发光的绳索，环绕在画舫的左侧前后，双方相距，不足百丈。

仇三元心中一震，暗道：“果然来了！”

荷玉双姝似是对这环绕在画舫外围的灯火，极感兴趣，瞪大了眼，呆呆地瞧看。

马峰却神色紧张地向仇三元低声道：“剑使，他们围过来了。”

仇三元道：“我知道！”

马峰道：“他们似乎要逼我们改变行进方向。”

仇三元道：“嗯！”

马峰道：“右侧舷外，是太乙山，那是湖中的一座大岛。”

仇三元叹了口气道：“小乙山离太乙山多远？”

马峰道：“不足十里。”

仇三元道：“马峰，我们此刻离太乙山多远？”

马峰道：“约莫十二里。”

仇三元看了看那圈灯光，笑了笑，接道：“我们离小乙山是不是还有四里？”

马峰道：“四里不到。”

仇三元略一沉吟道：“如果维持目前行驶的速度，半个时辰赶得到么？”

马峰道：“赶得到……”语音一顿，又道：“剑使，对方的船只如果拦阻，那就不易赶到了。”

仇三元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莲花号在那儿？能不能跟常扬联络？”

马峰道：“莲花号此刻按预定的行程，应该在我们的右前方两里左右，剑使若要跟常扬连络，属下可派人前去。”

仇三元道：“很好，你叫他们划一只小艇过来。”

马峰应了一声是，走向船尾，打出了一个灯号。

眨眼之间，一只梭形快艇，如飞驶至。

马峰道：“剑使，小舟已到……”

仇三元道：“马峰，要他去告诉常扬，立即把莲花号掉头，跟我们会合。”

马峰略一迟疑，但却没有多问什么，低声向小艇上操舟的壮汉交代了几句，那艘小舟，运桨如飞，迅速地没入水云之中。

荷玉双姝，早已到了仇三元身后，她们一直想静静的听着仇三元吩咐马峰办事，直到这时，荷月才笑道：“仇少侠，你是不是想集中全力，与对方一搏？”

仇三元摇了摇头道：“荷月，你认为对方还会使刚才那四条小舟，不堪一击么？”

荷月道：“当然不会！”

兰白接道：“只怕眼前这一圈小艇，不下百只之多，就算我们大大小小的九条船是铁打的，要硬拼着，恐怕也不易获胜。”

仇三元道：“不错！”

兰白笑了笑道：“仇少侠，你们像明明知道寡不敌众嘛！”

仇三元道：“本来就是！”

兰白道：“仇少侠调回莲花号，为什么？”

仇三元道：“混乱对方的视听。”

这时，马峰那严肃的脸上，忽然展露了一丝笑意。

荷月也释然一笑道：“妾身明白了！”

兰白一怔道：“你明白了？”

荷月道：“兰妹，仇兄的目的，乃是缓兵之计。”

兰白看看仇三元，道：“你……要用那艘莲花挡住他们么？”

仇三元道：“正是如此……”

说话之间，对方那百来只小艇，已逐渐逼近，双方距离已缩短了只有九十丈。

马峰喘了一口气道：“剑使，原来他们的船还比我们快。”

仇三元道：“船轻人少，当然比我们快！不过，照目前的速度，他要追到我们十丈之内，你能不能算出还要多少时光？”

马峰道：“最快也得半个时辰。”

仇三元笑了。

荷玉双妹似乎也明白了仇三元的心思，跟着笑了。

马峰没有笑，低声接道：“剑使，据属下所知，对方目前的划舟速度，并未尽全力。”

仇三元一怔道：“未尽全力？”

马峰道：“这种梭形快艇，如是两人划桨，速度可比眼下增加一倍。”

仇三元道：“哦？”

兰白的笑容僵在脸上，冷冷地道：“仇少侠，既然逃不了，何不一拼？”

荷月道：“仇兄，你的属下之中，有多少人能在水中作战？”  
仇三元看看马峰。

马峰道：“三十二人，人人皆可出入波涛。”

荷月道：“那很好，你们之中，只有仇兄一个人是旱鸭子，我想，咱们脱困的机会很大。”

仇三元道：“荷月，我们不是要逃，我们到小乙山是为了引来他们主脑人物出面一战。”

荷月道：“仇兄，莫忘了这三里水程，你很难赶到。”

马峰忽然接道：“剑使，莲花号来了。”

仇三元道：“传令下去，莲花号花舫上的人，都过来。”

马峰道：“弃船么？”

仇三元道：“不是……只是要他们先过来。”

马峰道：“属下这就去通知他们……”一转身，走向右舷，纵身一跳，跃上两丈外的一只小舟。

荷月笑了一笑道：“仇兄，你要牺牲莲花号？”

仇三元道：“不一定，是否牺牲，还得看对方的手段。”

兰白看了看二人一眼道：“你们打什么哑迷？说明白不行么？”

仇三元道：“王姑娘，我是在想，那些敌方的小船，一旦挡在前面，我们就很难冲出重围，所以，能够分散一下他们的目标，我们就有机会了。”

兰白道：“怎么分散他们？仇少侠，他们如果只跟定我们呢？”

仇三元道：“不可能。”

兰白道：“为什么？他们不是瞎子！”

仇三元笑道：“不错，他们不是瞎子，可是，我们可以要



他们变成瞎子!”

兰白有些不解，荷月笑了笑：“兰妹，夜色已深，要他们变成瞎子，并不困难。”

兰白哦了一声道：“是不是熄去灯光?”

仇三元道：“玉姑娘，这似乎是目下唯一可行之法了。”

兰白摇头道：“不见得!”

仇三元道：“你……有什么高见?”

兰白道：“他们不会也熄去灯火么?到时候，大家不是都变成瞎子了么?”

仇三元道：“这更好了，我们宁可瞎撞，也不能在亮光下被围。”

兰白想了一想道：“敢情仇少侠的想法，是乘机脱围了?”

仇三元道：“不错……”

这时，马峰、常扬已和莲花号上的四名壮汉，一同走了过来。

常扬恭敬地一抱拳，道：“剑使召唤属下，属下已将画舫上的兄弟带来了。”

仇三元看了那四名壮汉一眼道：“只有他们四个人么?”

常扬道：“只有四人。”

仇三元道：“水性如何?”

常扬看了马峰一眼，道：“剑使之意，是要他们下水对付敌方船只么?”

仇三元道：“有此可能，但却不一定。”

常扬道：“他们四人的水性很好。”

仇三元点头道：“常扬，我须要两名死士，不过，他们也许不会必死。”